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恭 肅 清 較

壬戌天啓二年正月熊廷弼奏撫臣自修臣進戰一

舉蕩平懇乞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  
摧戰士之氣之罪○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蘭賊攻  
犯成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  
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  
不勝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  
高下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  
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

宇居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  
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  
困圍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庄田米穀  
爲久困之計○奴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  
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  
軍士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傳國欲自經仰  
藥化貞奏請速發新餉

兵部題近因經撫不和奉 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  
官一員往諭臣部既奉 明旨自應以差官職名具  
題出關往諭第事關軍機重務臣等再三商確未便

差官有不敢不聞于皇上者。蓋撫臣主戰。不欲示人以怯。經臣主守。不欲示人以疎。深求之以兩臣爲不和。微按之。不過彼此爭言戰守而已。朝紳雖見其有相左之形。而奴虜未見其有相睽之迹。廣寧奸細無日不有。內地奸細無處不有。忽見部臣科臣乘傳遠出。招搖道路。必愕然詫異曰。此爲經撫不和而出者也。又必惘然驚疑曰。此必經撫二臣不遵朝命。直待特遣大臣諫臣宣諭。而後能和解也。如是則朝廷之體輕矣。朝廷之體輕。而逆虜聞之。益藐視中國矣。東夷耽耽思逞。窺釁而動。而我反示以不和。

之釁。則狂酋之氣益張。西虜勃勃嚮風。爲我而來。而我反示以內離之形。則助順之心益冷。且遐邇之聽聞易眩。而軍情之變。習無常。一聞宣諭。廣寧軍士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薊密邊兵。及楚浙抵關援兵。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若明詔于三軍。而傳聲于四裔。道將之猜疑互起。而宵小之交構滋深。目前雖分左右之袒。將來益成水火之形。強敵在前。舉動宜慎。臣等所謂未便差官者此也。夫君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一字嚴于斧鉞。孰敢不欽。一言達于千里。無遠弗屆。廣寧非聲教不通之地。邸報抄傳。便當悚慄。豈如海

外屬國必待 王臣之往諭哉臣部傳奉 綸音移

一咨文馬上傳諭并祈 嚴旨切責明諭二臣身肩

重任若疆場未靖必非卸擔之時身到臨崖必進取

有功方有轉迴之路 上方殊禮予奪自 君非可

逕繳惟堅一心以矢精白弗恣多口以聞玄黃倘再

有抗違併各道將等官規避交構不肖實心任事外

則監軍御史內則部院科道明白叅處庶紀綱克振

體統自尊而諸臣不敢玩視矣伏祈 聖明裁鑒施

行 在晉具稿 ○先是兵部會議奉

聖旨經畧官言會議未盡羣情爾部還同大小九卿

科道作速議確歸一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東事緊要應否差官還着并議來說○諭中外能擒奴酋者封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

兵部奉 旨會議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劒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劒許以便宣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臯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

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寧巡撫并經略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科蔡思克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宣潘汝楨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兌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單萬耳萬目。

其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皇上  
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  
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明  
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  
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  
攝慈父不能強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君  
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  
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  
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之所爲然該者必以爲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尚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國殊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癸盈庭並有二端

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遵 明旨歸一之  
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

遼撫王化貞揭方遼藩之陷西虜乘機抄掠沙嶺高  
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  
永與爾絕抄花聞之因遣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蓋  
抄花之伎屢欸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竊糜加賞  
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兔  
憨遣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詢我因言共殺奴軟血  
爲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爲乾糧  
之費受約而去抄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助兵

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哨探要有斬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結慙八大營領去銀萬兩小反青領銀二千鈔花五大營領銀一萬鈔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慙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百萬千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摠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一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鈔化之部

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職疏曾云慙遠而難恃  
可保其不合于奴秒狡而貪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  
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思亥借助奴  
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秒花也慙爲虜帝忿  
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  
視奴如以山厯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  
則樂遼瀋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  
持然後就中取利耶惟是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  
夷不空借力于虜則耻聞命矣除秒花駐養善木去  
邊可二百里其北慙部夷先到五千後到一萬尚有

二萬將到其慙率大部阻雪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爲  
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  
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夷  
部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  
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督師王之臣疏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  
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  
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  
約婚姻紗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慙不屑受譯審  
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

宇飲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

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慙虎慙甚注意已許助兵

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賢于十萬師矣

丙寅十二月

給事中侯震陽奏臣謂經撫不和大半繇登撫之誤

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寬紆迴登萊去遠一晝夜

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

是而朗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

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

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筭豈其

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稱

奇何足深忌乃偏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  
摧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今如罷朗先逮紹勳并查  
梁之垣何在取其所賫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  
資文龍敕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渙散之  
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  
王紹勳向擬降奴勉強歸正梁之垣冒領餉銀以  
朝鮮爲市朗先左袒二人不能無咎焉

王在晉半夜披衣具疏邇緣經撫意見參商上厯  
聖慮再奉 旨會議廷臣各據所見幾成一開之市  
矣。臣亦擬一議單大要主于責成叅以經撫分任之

說此非臣之含糊襲套也廷議大約相同臣固不能  
執已見以違衆議也臣與同官正酌議具覆間忽  
因科臣侯震暘之疏欽奉明旨經撫二官共事封  
疆責任甚重該當協心報國卽意見異同何妨商酌  
乃逞氣忿爭屢奉嚴旨全不遵依至差官往諭又恐  
不聽成何法紀會議久不回奏科道官條陳也無定  
說顯是彼此推諉這本却說得直截着吏兵二部會  
同議擬度量事勢於經撫中酌用一人專任遼事一  
人別用陶朗先毛文龍部着明白處分具奏用人用  
兵係二部職掌不得遷就朦朧以責成等語了事限